

明儒學案

冊一

五
十
年
代
中
國
文
學

明儒學案

四清齋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鄭氏補

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鄭序

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三教旣興孰能存其一去其二並爲儒而不相容隘矣孔子大中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以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嘗欲無言且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大賢而下概莫之及後儒質有純駁學有淺深異同錯出宋惟周子渾融罕露圭角朱陸門人各持師說入主出奴明儒沿襲而其間各有發揮開闢精確處不可掩沒梨洲黃子臚爲學案而並錄之後之觀者毋師己意毋主先入虛心體察孰純孰駁孰淺孰深自呈自露惟以有裨於爲己之學而合乎天地之所以爲大其於道也斯得之矣康熙辛未鄭萬氏刻其原本三分之一而輟嗣後故城賈氏一刻雜以臆見失黃子著書本意今續完萬氏之未刻乾隆己未夏五慈谿後學鄭性謹序

明儒學案原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卽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閔之市可哀也夫羲幼遭家難先師蕺山先生視羲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矍矍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毗陵鄞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羲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羲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意豈可不爲發明仲昇欲羲敘其節要羲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尙有成局之未化也羲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

明儒學案原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卽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閔之市可哀也夫羲幼遭家難先師蕺山先生視羲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矍矍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毗陵鄞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羲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羲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意豈可不爲發明仲昇欲羲敘其節要羲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尙有成局之未化也羲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

重刻明儒學案序

孔子稱善人不踐迹孟子謂君子欲其自得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三言者千古道學之指南也夫道無定體學無定法見每岐於仁智克互用乎剛柔鈞是問仁而克復敬恕功分頓漸同此一貫而忠恕學識義別知行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宋儒濂溪明道之深純與顏子爲近伊川橫渠之篤實與曾思爲近象山之高明與孟子爲近立言垂教不必盡同後人泥於著述之迹僉謂朱子集羣儒之大成數百年來專主一家之學明初天台澠池椎輪伊始河東崇仁風教漸廣大抵恪守紫陽家法言規行矩不愧游夏之徒專尙修不尙悟專談下學不及上達也至白沙靜養端倪始自開門戶遠希曾點近類堯夫猶是孔門別派自陽明倡良知之說卽心是理卽知是行卽工夫是本體直探聖學本原前此諸儒學朱而才不逮朱終不出其範圍陽明似陸而才高於陸故可與紫陽並立當時若東廓主戒懼雙江主歸寂念菴主無欲最稱新建功臣卽甘泉體認見羅止修亦足互相表裏迨蕺山提清誠意約歸慎獨而良知之學益臻實地不落虛空矣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一書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鉤元提要一代學術源流瞭如指掌要其微意實

以大宗屬姚江而以崇仁爲啓明蕺山爲後勁凡宗姚江與闢姚江者是非互見得失兩存所以闡良知之祕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遠也是書清河賈氏刻本行世已久但原本首康齋賈本改而首敬軒原本王門學案賈本皆改爲相傳學案與萬五河原刻不同似非先生本旨予家舊有鈔本謹據萬氏原刻重加訂正以復其初并校亥豕之訛壽諸梨棗竊謂學貴真修實悟不外虛實兩機病實者救之以虛病虛者救之以實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通其變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言不得不殊入手雖殊而要歸未嘗不一讀是書者誠能不泥其迹務求自得之真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證不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則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百川學海而皆可至於海由諸儒上溯濂洛關閩以尋源洙泗庶不負先生提唱之苦心也夫

時

道光元年辛巳仲冬朔旦會稽後學莫晉頓首謹書於教忠堂

師說

黃宗羲述

方正學孝孺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
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啓運千載
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
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
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旣而時命不偶
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
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
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
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
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
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
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
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
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傳反而求之吾心卽心是極卽心之動靜是陰陽卽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爲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徹而不元學愈精而不雜雖謂先生爲今之濂溪可也乃先生自譜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卽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慎毋輕言悟也哉○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斷自灑池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德中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爲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爲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于肅愍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則將焉用彼相

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先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爲文清而已閱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弟一事及爲石亨跋族譜稱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譁恐未免爲羽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難以囚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吊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

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賢之心精者至於學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為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為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陳剩夫真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周小泉蕙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殺容思先生堅訓小泉先生語而兩人亦獨超語言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即是故先生亦止言聖學段先生云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纒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今考先生證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老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

文肅先生鄉友謝公鐸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尙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警效也而歛噓企羨至爲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之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固予之所好者也此可爲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旣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蔡虛齋清

先生闇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爲入門四子爲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真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慥慥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夏之於曾子玉夫清

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楊廉號玉夫丁幾字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動卽靜卽體卽用卽工夫卽本體卽下卽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鶩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啓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述之後乃覺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卽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爲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爲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入道一心卽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卽是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

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即格致為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喫緊處皆不越慎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啓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為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啓後學躐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卓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得言矣先生屬續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淵源分合之故亦略可觀云

鄒東廓守益

按鄧文潔公稱陽明必為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為良知以戒懼謹獨為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身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